

輯一 Guten Tag 日安

Guten Tag

一直到抵達了德國法蘭克福機場，我會的德文詞還是只有一個，Guten Tag，日安。

得知能到德國攻讀博士到整裝出發，只有短短一個月，光是整理行李，已花我大半時間了。曾經想過是不是該去報名密集德文班，至少會個什麼基本用語也好，不然下了飛機啞口無言，連怎麼離開機場都不知道。

但是，當我開始查詢去哪上德文課的時候，才意識到，德文，這個我從來沒想過會學習的語言，已經不是到南陽街，隨便挑了補習班就好，還是到處都看得到的地球村，有一卡在手，到哪都可以上課。

我坐在電腦前，打了德文學習，才發現想學習歐洲語言，除了在台北外，其他城市實在不容易，即使在台北，最主要的就只有台北德國文化中心（台北歌德學院），設有德文系的大學以及幾間私人歐語補習班。不停按著滑鼠，在時間與時間之間盤算，發現沒一個地方，適合我這種趕著出國的人，只好放棄了，盤算著出了國，反正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說是這麼說，一個美好春日午後，我還是拿著地址，到了台北歌德學院去看看，總是要去歌德的故鄉了，出發前先來這裡朝拜一下。

印象中，進入德國文化中心時只有我一個人，甚至，有沒有工作人員在旁邊我都不清楚了。被包圍在諸多的文宣資料中，全是德國德國德國，美麗風景，風俗民情，還有德語課的詳細介紹以及為什麼要學德文的理由。翻閱這些文宣，裡面穿插的英文字母，有些字上面還加上了兩點，真是可愛。當然，那時候我還認為都是英文字母，德國人可會說，不，這可是我們德文字母。

我還看了什麼？拿了什麼？真正的細節倒是模糊了，但那樣一人午後，我至今仍難忘，甚至真正到了德國之後，反倒從沒體會到那樣的簡單氣氛，一個在他地體會異地的感受。我從來沒去過歐洲，也從來沒有想過能去歐洲，我建立的西方想像，全都來自於這些精美的照片和熟悉的文字，此時，即將遠行的緊張是一種異常平靜的情緒，想到前幾天忙著護照簽證與所有大小瑣事，而在電子郵件信箱，只是一張附件的電子機票，感覺起來又那麼不真實，似乎按了刪除鍵，才驚覺這些情緒，只是垃圾桶裡每天成天上萬，反覆誘惑你的關於錢的性的外貌的，還有遠行的夢想。

朋友們知道我要去德國了，馬上問我的總是，你會不會德文，我說不會，接下來的反應就是，天啊你怎麼那麼勇敢，去一個語言不通的地方。所有驚訝的眼神再再強調的是，言語是一把鑰匙，我沒有能力開鎖，卻想要穿過一扇門，於是我總回答，沒關係啊，反正過去再學，反正環境會加速學習。那樣的簡單，與聽起來的積極，卻讓驚訝的更驚訝，朋友說：如果是我，在這樣的年紀了，實在沒有這種勇氣。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或許，我其實也沒有那麼勇敢，出發前，還是去買了一本《德語基礎發音》，沒事的時候來練個幾句，但是不知是什麼原因，那些聲音卻沒有好好待在我的腦海裡，學會基本的字母發音，詞彙背了卻總從腦袋後面馬上溜走，我突然意識到朋友那些話語，我是不是該要冒冷汗，這鑰匙我好像抓不準，但還是自我安慰的說，到德語環境一切就會好轉。

幸虧這句問候語總還記得。早上的飛機飛抵法蘭克福，我看著底下紅頂小房一大片樹林和蜿蜒的河流，一切一切，我如今還歷歷在目。同行的朋友問我，你就要開始要在這裡待上好幾年了，是什麼感覺。

Guten Tag，是我唯一會說的話。

鼻音

尚未真正注意自己的英文發音前，總自信能正確無誤複製 CD 裡外國人的一言一語。不只發音，就連音質都一模一樣，開口就是道地英文，便也習慣以自己耳裡的聲音，去評斷別人的英文。

因此，朋友 J 的英文，一再被我刺激。

嚴格說來，我根本沒有資格批評 J，他英文程度好，口語對話流利。在校時，修習英文的課程皆得高分，還因優異表現獲得獎學金，到美國一流大學短期進修。在國外旅遊時，很多人還誤會他是道地美國人。退伍之後，一口純正的英文讓他順利地到外語補習班教書，也替出版社翻譯原文書籍。

但不知為何，每當 J 說起英文，那發音我不自在，總覺得這聲音跟我「習慣」的英文連不起來，不知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J 說起英文來跟中文差很多，鼻音特別重，彷彿鼻子就是喉嚨，嗯嗯嗯嗯如失調的歌曲。

於是我對他說，你的英文好造作，美國人也沒這麼誇張吧。

他有些驚訝，沒想到我會批評他的發音，他一向自豪的特點。他狐疑問我，真的嗎？這樣是造作？我非常堅定的回答，對啊，我沒聽過美國人講成這樣的。

怎麼會產生那麼大的差別呢？對，那原因在於，我自信我所聽到的。

如今人在異地，重回牙牙學語的階段，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模仿聲音的能力有限。發出了自以為正確的聲音，面對的，卻常是一張張困惑的臉。到底是我的聽、還是我的說出了問題呢？我曾非常認真地背誦一小段文章，反述再反述所聽到的聲音，直到倒背如流才罷休。自信滿滿念給朋友聽，得到的評語卻是：是不錯啦，只是，只是，好像少了一點什麼，鼻音吧，母語人士說英文的時候，總是帶一點鼻音，這樣聽起來比較道地，比較好聽。

若說自己被「一報還一報」，也未免太情緒化，但 J 的表情卻浮現眼前，我現在正重演他當時的疑惑無語。怎麼會這樣？換我問自己。

彷彿是穴道點開，五臟六腑全都通，突然間耳朵成為敏銳雷達，一點點鼻音都能觸動我易感的神經。美國腔的扁平鼻音，英國腔的厚重鼻音，這些人說起話來，鼻子

似乎都是發光的。我所在的德國，說著以喉音與重拍為特色的德語，理當不會有這種現象才是，但在仔細聆聽德國人的日常對話後，卻發現那鼻音如影隨形，尤其是德語廣播和電視新聞，本當生硬有力的德文被鼻音軟化，反帶一種酥麻，那些我無法發完的長長字詞，都在呼吸之間，被輕鬆帶過，只剩我還在咿咿啊啊，舌頭嘴巴找不到位置，瞎忙。

這樣的改變，或說發現，霎時讓我豁然開朗。一直困擾發音的我，首要之急，當然不只是聽，還要把這些聲音學起來才行。大口吸氣，全身貫注，架起了許多聚光燈，聚焦鼻子，亮熠熠期待著嶄新道地的發音。打開廣播，主播的鼻音聽來柔和，輕輕鬆鬆連番播報一則又一則新聞，聽著聽著，似乎可以抓到那麼一點訣竅了。開始！

一切並不如我想像簡單。為了模仿聲音，不理解說話內容，才能使自己更專心在發音的環節上，如此一來，我更清楚意識到自己的聲音了。喉嚨緊縮，整個人像是被擰緊的抹布，滴水不留，聲音怪了，我拚命隨著主播聲音奔跑，但很明顯的，我們之間就是存在大段距離，他的聲音仍是輕柔，每每講到重點處，鼻子一呼氣，包起所有聲音，如圓球，緩緩滾出；聽眾如我，卻越來越急躁，他越是放鬆，我越是煩悶，不知為何我就是抓不著那種說話的感覺，腦子裡一直有東西抓著我，一種互斥感，不斷反覆說著，好怪好怪。這樣的聲音好怪好怪。

連續隨著新聞主播練了幾天，當然聽得出自己的進步，但是心底那股拉扯的力量依舊強烈，逼我去重視它的存在。往往，在我無法跟上主播的聲音，對自己生氣，甚至激動到抓著自己的喉嚨時，我可以聽見那力量的歡呼聲，它成功了，它不允許我說話帶有鼻音。

為什麼呢？這力量為什麼存在呢？

如此反問自己的時候，腦海裡浮出的場景竟是好久不見的國小教室。午後的陽光仍然強烈，從窗口反射到墨綠色黑板上，白色板書看不清楚。老師站在講桌前，望著站我斜前方，應該要回答老師問題的同學。沉默時刻，一點呼吸都聽得清楚，老師開口要他說話，口氣重了點，他微微發抖，被大家的眼光注視著，汗水淌在臉上，他微張開口，卻沒聲音。

底下的窸窣窸窣，解答了這尷尬片段，有人噗味笑出，用鼻子發出怪聲。我記起來了，是中年級時，那位說話鼻音很重的同學，一說話，總惹大家噤笑。大男生說起

話來，鼻音太重，總被人取笑像女生，他越是在意，同學越愛模仿。反覆取笑，似乎畫出了一條無形界線：他和我們是不一樣的。他不喜歡在大家面前說話，不常與跟他人互動，總是一個人坐在位子上，不發一語。

還有一位同學，也同樣印象深刻。高年級時，我轉入他校，上課沒多久就有人與我告誡，離我兩排遠那位平頭的男同學說話很臭，不要跟他打交道。原來，他鼻腔生病，內有小瘤，說話總是含糊不清，像有人捏他鼻子，悶起來的鼻音。那小瘤從外頭便能看見，幾乎占滿鼻孔，不時還發出異味，如腐酸食物，刺鼻。他也沒有什麼朋友，每當要換位置時，沒人想坐在他旁邊，他一說話，那鼻音一出現，就有人故意大喊臭死了臭死了，要他從人群中離開。

當時的我，不是故意挖苦他的人，但也不是力排眾議，執意要跟他當朋友的人。大多時候，我保持距離。如今回想，他長相已模糊，但是說話說到一半，那飄出的異味竟還依稀可聞。鼻子，受回憶影響，重溫了那臭味如細針繃密鑽入，卻不能停止呼吸的痠麻感。一直憋著噴嚏實在也不行，最禮貌的方式只有不假聲色草草結束對話。後來，那聲音彷彿與異味連結起來了。只要聽到他說話，鼻子便一陣痠麻。當時年紀小，沒什麼精準詞語能夠形容這感覺，往往只有簡單一句，鼻音好臭。

中文與英文在發音上，確實有明顯不同。中文的發音部位通常在唇齒之間，口腔前部，聽起來字正腔圓，而英文或其他拼音文字，為求發完長長短短的單詞，大多運用口腔後部發音，較不費力，正因如此，舌根自然而然壓到鼻腔後部，產生鼻音。然而，這些學理上的解釋，並無法沖淡腦中那些關於鼻音的負面回憶。打開電視，綜藝節目裡的搞笑藝人模仿台語歌手蔡秋鳳，大唱〈金包銀〉、〈大家樂〉等歌曲，總愛強調她那十足台式的鼻音唱腔。電視機前的我，儘管知道這太不厚道，卻也被那些滑稽動作與誇張聲音逗得笑不可支，還一邊慶幸想著還好我沒這樣，不是笑話。

於是，當畫面停留在眼前的CD播放器上，我問自己，真能欣賞現在努力摹仿的鼻音嗎？無解。廣播主播依舊輕盈，用著溫柔的鼻音報導新聞，我試圖放鬆自己，但腦子還是不斷有聲音冒出來：這聲音真好笑，這聲音有問題，這聲音真滑稽。我告訴自己不過就是語言，怎麼會有發不出來的聲音呢？我試著再摹仿，但是那個害怕鼻音拉扯力量仍掐著我。

它不停質問我，你真的要這樣？你真的要這樣？

我能感覺到，有一個完整的個體在我內裡，殷切熱心幫我過濾那些不好的回憶，前提是要我積極擺脫鼻音，別跟別人不一樣，受人取笑了。然而，我要如何告訴這個個體，那些負面與恐懼都已過去，現在的我，正需要鼻音哪！然而，沒那麼簡單，鼻音在我耳裡越來越清楚，笑聲也隨之越來越響亮。或許，這一切尚未過去，只不過反了過來，我是站起來不發一語的同學，我是說話便會發出異味的同學，冷汗直冒，受人譏笑注視。這是另一門課，我只能自嘲地說：「被笑的一天，也是學成的一天。」

英語時光

國小時開始接觸英文，我爸買了一台中視公司出品的語言學習錄音機，大紅外殼，說實在話沒有甚麼特別，就是在播放鍵邊多了一個反覆鍵，按下去，卡帶就會不斷重複十幾秒的內容，適合重複學習。我爸那時買了一套 KK 音標的教材，總會要求我和我姐每日聽上幾個音標，機器不重，我們拿著跑，在客廳、在飯廳、最多時候在臥房，我爸跟我們一同看著教材，他念一句，我們也跟一句，當時搞不懂什麼母音子音，就是學著聲音，教材裡那些符號看不懂，不過人體口腔的發音標示圖，到現在還有深刻印象，第一次看到嘴巴被畫成這樣，一種莫名的恐懼感。

想來有趣的是，其實我爸一點英文都不會，那時還自告奮勇教我們音標，小時候覺得爸爸什麼都會，當然一點也不懷疑。我爸對孩子教育十分關切，在那個國小還不用學英文的時代，小村莊也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加強英文，後來，村裡唯一一家補習班，本來是只提供國小課業輔導服務，見到英文學習頗有商機，也開了美語班，我和我姐當然第一時間就去報到了。

號召雙語教學，全英文授課的時代還未來到，雖然是新的班級，但第一天上課，台上站的還是什麼科目都教的班主任。我印象中他總是坐在桌子前，念一句，我們就跟著念一句，每堂課的進度不多，大夥也沒真的覺得學英文很重要，反正身邊同學都一樣，大家來玩的，後來班主任不教了，換了老師才真的嚇到我，那時國小老師校外兼課風氣盛行，班上教自然科學的女老師竟然站在台前，平常教我們做實驗的她，現在跟我們互動 how are you。下了課主動跑去跟老師打招呼，老師雖然一樣客氣，卻一直囑咐我們，不要到學校宣傳她在補習班教英文。

這種英文學習大多在遊戲，說實在也沒學到什麼，大家課本裡寫滿了注音，被老師叫到就照著注音來念，念起來坑坑疤疤，就像現在坊間的英文會話書籍，每一句話都標了國字注音，一個字一個字念出來，反而落得四不像。一直到六年級，瘋狂讀起國語日報，有關國語日報的東西都想要，得知在高雄鳳山有一間國語日報學習中心，就想去那裏，最好的方式，那就是說要補英文，我爸才能接受我坐三十分鐘的公車只是來這間語文中心朝聖。

當時台灣兩大知名外國英文老師，何嘉仁與何瑞元開了很多補習班。國語日報語言中心與何瑞元合作，所以上課教材都是何瑞元美語中心。我記得我的美語老師叫做

Sarbrina，是一個高挑很有氣質的長髮美女，但並不親切，就是把該上的該教的完成。何瑞元美語不愧是有規模的學校，我終於開始有一種學英文的感覺，老師會給我們成績單，帶回家給父母簽名，每次上課都有進度，還有考試測驗，老師也會要求我們上課發言。

有一份教材，直到大學我還留著，是一份小冊子，上面寫著英文經，老師每周都要求我們要背其中的句子，現在回頭想，那些句子不過是文法規則，若都背熟了，所謂文法規範都內化了。還有所謂自然發音法，也是在那兒習得，現在我還能背上幾段，那時硬著頭皮記下來的發音口訣，但這一切等到上了中學之後，都結束了，我似乎也過了閱讀國語日報的年紀，成了青少年。

然而，到了考試的中學時期，我反而沒去任何地方另外學習英文了，就是跟學校老師一起學，以前也沒想過老師們發音如何，反正就跟著念，印象中也真的很少聽到老師念整段文章，總是一句一句然後問我們怎麼解，框框裡應該是什麼詞，那種開口英文的時光就已經過去了。

中學之後，英文成績也是普通，到高中時一落千丈，單字不懂，翻譯太難，英文也不是我強項。不過，為了想加強口語英文，我去托福補習班參加會話課，老師是一位美國小夥子，一看就是來台灣邊教英文邊玩，他超過一百九十公分，騎著一台超越野機車，總是風馳電掣在高雄市區闖蕩。每回上課我們討論一個主題，雖然學生來來去去，但是基本幾個成員倒是挺熟的，上課總能自在開心交談，英文老師聽，我們說，語言這件事活了起來，就連學校英文成績也拉拔了許多，幾次都要考滿分了。沒有加強文法，是一周三次與老師同學聊天，也不再覺得英文困難。

如台灣大部分的高中生一樣，英文的顛峰就在高中了，上了大學，尤其我念的科系類似於中文系，英文幾乎不用了。高中時說覺得只念外文系，但等到那麼一刻，現實考量還是去念公費的師範院校，剛進去幾個月，我吵著要回去重考，還是想念外文系，這一吵，把父母都從高雄吵到了花蓮來，父母親要我考慮清楚，還是希望我不要放棄公費身分，但我有更想做的事情，同樣堅持，一家人坐在系辦，幾個系上老師試著與我溝通，系主任上課回來了，老師跟他報告有新生想要休學回去念外文系，他反應讓在場的每個人都愕然，他只落下一句，那就休學走人啊，轉身進辦公室，突然一陣沉默。雖然後來系主任還是出來跟我們談談，但他第一時間反應已經烙印我們心中。

最後決定繼續念下去，問學長姐才知道，上學期才有學生吵著要分英文組和中文組，但是挺中文的系主任不贊成，也顧慮中文的課會越來越少人選修。「念英文」這句話，在他耳裡是敏感，大逆不道了。

之後英文就慢慢淡出我的生活，學了日文之後，也更專心日文，我發現學英文之外的另一門外語的學生，好像都有點反骨，我身邊來德國念書的同學，也常說一直都英文多無聊，還是想學點別的語言。到了德國來之後，要用大量英文討論與寫作，但出了辦公室就不常聽見美語，為了不忘了日文，還得定時複習，這樣的多語錯亂症，是從來沒有想過的。

我的英文之路重新接連而起，竟然是在這樣一個複雜環境開始，朋友說多語撕裂狀態，要等到習慣才不覺困擾。書寫當下的我已經五年，終於有一點習慣的感覺，我十分慶幸，但為了能讓侃侃而談那日到來，我還得繼續慶幸下去才行。

Stuttgart(司圖加特)

Stuttgart，我所在的德國南方巴登——符騰堡州（Baden-Wuerttemberg）的首府，每每發音，總被中文翻譯給干擾，司圖加特，這城被我改名為 Stugart，沒有母音的字音，消失在我的語言系統中。

帶我遊覽 Stuttgart 的 M，總不時糾正我那缺席的子音，或是自行加上母音的子音，我糾纏在氣音、爆破音、及怎麼也彈不起舌來 R 音間，聲音頓時成為一個巨大的結界而我無法破除，司圖加特沿山坡建造的歐洲典型紅磚白屋難以成為樂曲哼唱在我的腦子；M 仍很有耐心地聽我那詰屈聱牙的怪異腔調，或是總無法精準變換的六種主詞四種格式動詞不規則的過去現在未來……

在異地，聲音與聲音，迷失了連結。直到我走進司圖加特的 U-Bahn，聽到了隧道傳來隆隆聲，列車驀地出現，一聲喇叭，似乎回到亞洲，大阪的地下？，台灣 MRT，上海的地？，香港的 MTR，熟悉場景。我居住的海德堡沒有地鐵行駛，幾個月來，這是我第一次攢入地底，開始在黑暗的空間中尋找下一個著路的地點。我異常興奮，嚷嚷著原來德國也有地鐵，M 很不解地看著我，這有什麼好驚訝的？

看著偌大的地鐵地圖，試著理清自己現在的位置；聽著地鐵站特有的回音，正盡責地告訴乘客列車正接近中或已遠離。是什麼情緒？說不上來，也並非什麼故做感傷的遊子情懷，那感覺就像這些日子以來，我每天反覆練習，一直想找出身上消失的子音，但往往，並不那麼容易。

Stumm(啞)

你曾經算過一天要說多少句子才算不封閉，而母語不能算在這些句子中，在異地，以自己的語言溝通不知怎地添加了許多罪惡感，彷彿是自己用了最流利的方式，隔絕外在世界並清楚畫出一塊禁地，但其實在別人眼中，那是你的牢籠，沒有人有鑰匙替你打開。

Stumm，啞，若發音偏了，dumm，則變成了蠢，如此相近的意涵與發音，總讓我說起來特別驚心。然而，就算回到母語，也不見心安。啞=口+亞。兩個元素恰好提醒你的來處與你的徬徨。冒出來的念頭，找不到適當的載體，只好選擇散逸或是凝結，然而這過程太久，侵蝕了原本說話的能力。躺在紙上的形聲字轉化為寂寞聲響，在夜闌人靜時特別喧譁，沒有人張開嘴，只是聲音，不是話語，變形成一個又一個符號，一個又一個意涵，紛忙尋找棲身處，一不標準，掉了重音，便無家可歸，蕩漾在黑空中，像賣火柴的少女，透過窗戶看著他人微笑，漸漸燃盡火光，到最後哪裡是錯，答案都啞。

你提醒自己不能啞，播放 CD 與打開廣播，一遍又一遍地追逐聲音的軌跡，來不及欣賞經過的風景，連錯過什麼都不知道。一回神，聲音急速四散，腦中某個部分一點一點被侵蝕，聲帶與耳膜糾結。啞，就是那麼啞的時候，錯過的風景，如同時間，提醒你一切不如想像，飄然身軀風一吹來空洞更顯明白，你失去的不只是聲音和意義，還有那些不安之下美好的埋伏，都一併在沉默中，愈來愈沉默。

Stehende Alphabete(站立的字母)

大學廣場，海德堡，德國。

大學廣場上站立的字母 Stehende Alphabete，是裝置藝術，也是一種迷宮的象徵。

越來越多的人會迷失在字與字裡，於是在書寫與說話中，積極找出新的路徑，殊不知其實是不斷的接近那死胡同裡。因此，各式各樣的貼紙語和標語，貼在字母上，冒犯與褻瀆象徵，讓力量滑稽，讓言語失去重量。

穿梭其間的孩子啊，我不覺不會要你們回頭，我更希望你們身陷其中，看到內裡的缺與滿。發紅的字母代表表達慾，當你指著這些字母說話的同時，這些字母也偷偷學你說話，儘管你是靠著他們學習。語言的天梯說裂開就裂開，總有一天你會發現，你無法走出迷宮，但你知道你深陷其中，而也許你會氣憤，繼續往前走，卻意外開拓了迷宮，更加沒人可以走出去。慢慢你無法不依賴，無法不去享受這樣的供給關係，一切都是理所當然，似乎都不會有威脅。

那是人類創造遊戲進而被遊戲的事實之一。站立的字母總有一天會走路，不會只甘於站立。

Mein Zimmer ist durcheinander！我的房間很亂！

最近忙得焦頭爛額，論文進度猶然「龜速」。前陣子，有位德國朋友表示想要申請學校宿舍，想先來看看房間如何。

我自然說好，但房門打開，馬上脫口電話另頭的朋友說，Mein Zimmer ist durcheinander! (我的房間很亂!) 改日再約吧。不知何時，本來七八坪的房間只剩下一坪的容身之地，論文、書籍散落滿地，造就好幾座小山丘，就連書桌上，也堆高了各種資料，底下一排書籍以微妙精巧的力學原理平衡著，即使另一端已超出書桌的範圍，猶然維持相安無事的狀態。

這個畫面朋友來看怎麼得了，叨念著得好好整頓一番，經過朋友四五通詢問的電話之後，房裡的山丘有增無減，有的甚至朝大山邁進。每天打字的時間都不夠了，實在沒有精力學「愚公移山」，只好硬著頭皮跟朋友說，我的房間很亂，你來看要有心理準備。

當我把焦點放回房間上，才發現不僅地板有了山丘，衣櫃、櫥架、電腦桌上都有不大不小的土堆，一邊的大紙袋，裡頭的發票早就滿出來了，隨處都有一些小器物，信封、耳機、字典、CD 等等，整個房間失了序。必須承認，我的生活習慣並不好，待過的房間，似乎沒有一處，能逃過建山造山的龐大工程。大學時代在花蓮，租賃的房間有一張雙人床，剛開始我可高興了，心想上層可以拿來放東西，多一個置物空間，但沒有多久，睡覺的下層也開始被書和紙張佔領，我索性將枕頭棉被拿到地板，推開書與物品，闢出一個睡覺空間，還自以為過得像日本人一樣，就寢前在地板鋪床。

相信有人看到這裡，一定會想有時間寫這些事情，還不如去整理房間。是啊，我也想整理房間，沒有物歸原位的壞習慣，外加無止盡的購買慾，物品的「個體性」遂變得強大起來，而我又有那種巨蟹座「事物皆回憶，怎能丟棄」的個性，強大「個體性」一旦聚沙成塔，一向不善分類歸納的我，很快的就沉浮在物品之間。好幾次搬家，都得打電話請好友 JR 來協助，他跟我不同，處理東西快狠準，東西在他眼中只分需要與不需要兩種，我花上一天的整理工作，他一下午就可以完成了，我保留已久的小物品，在他明快的判斷下，馬上歸類到垃圾去，我才發現，人是無法背負著所有的回憶過活的，大部分得被丟棄，只可惜這項能力，我還不太純熟。

儘管東西如堆，我總是能清楚指出哪一個東西在哪一處，「開山闢地」之後，便能尋著。這能力是我唯一替自己辯護生活混亂的藉口，但朋友仍舊以佛洛伊德的說法調侃我，一定是我潛意識中就希望自己生活混亂，不然怎麼受得了這樣的生活環境。是真的嗎？對事情慣用跳躍性思考的我，或許真的沒有辦法安安穩穩梳理生活點滴。有趣的是，房間往往在我出遠門之時最乾淨整潔，出遠門前，我一定會花時間整理，不然等到身處異地，想到雜亂的房間，就會全身不自在。自己也摸不透為什麼，彷彿當我不在房間的時候，它就必須以另一種方式生活才是。

摸不透的事情可多的呢，朋友終於來看房間了，雖說已有「強烈的心理準備」，一樣房門打開，眼神流露萬分驚訝，完全不懂我是如何在這些小山丘間生活。對一般人來說，待在這樣的房間讓人心浮氣躁，我卻有一種「坐擁山頭」的快感，噓，這不能說出來，畢竟我還是覺得挺不好意思的。

口是心非

出版《努力工作》時，博客來網站希望我能拍短片來談談這本書，可惜我在德國，無法讓他們專業的攝影師拍攝，便問我可不可以自己找朋友幫忙。這機會也難得，我自然答應了。

雖然只是幾十秒，但面對鏡頭我總無法自在，得謄好稿子提醒自己要說些什麼，朋友負責掌鏡，我心中默念紙上內容，但不知道為何，當攝影鈕按下，我就控制不了自己，前兩句還照本宣科，到第三句就偏了，但為了維持流暢，這一偏就再也回不來，到最後自己扯不下去了，跟朋友說再試一次。回頭溫習稿子，沒想到老問題又犯，莫名的緊張讓我不到四句就脫稿演出，一再請朋友重拍。我一再再抱怨，我不要說這個啊，後來朋友也聽不下去了，回我一句：「你為什麼不就直接說你想說的呢？」

這句話聽來有些詭辯，又有莫名的荒謬感。不懂為什麼，每次緊張起來，我不但語無倫次，還會口是心非，不說想說的話。想起碩士班時唯一一次上台報告，興致沖沖準備了很多資料，也打好報告草稿，誰知道一上台，突然就即興了起來，嘴巴不受腦子控制兀自的說，跟我當初的打算不同。如此東叉西走，結果時間到了報告還沒有到重點，留得台下同學們一臉疑惑。老師最後也是皺眉看我：「你不是當過小學老師嗎？怎麼上台說話會這樣呢？」

其實，不敢說的還不只當過小學老師，國中時我還常代表學校出去參加即席演講比賽，訓練到最後，已經可以像機器一般，拿到題目三分鐘內，便可侃侃而談五分鐘，完全沒有詞窮煩惱，站在台上也不害怕，可以掛上標準笑容，不斷對評審老師微笑。

但這訓練到最後也走火入魔。還記得最後一次參加全縣比賽，充滿自信準備奪冠，這樣就可以參加全國國語文競賽——對我來說是一個神聖殿堂。當時抽到的還是那種很制式的題目：「民主與法治」，一點也不用擔憂，早早寫好講稿準備大顯身手。誰知，一上台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最後不能控制江河氾濫，才剛要進主題竟然一分鐘倒數鈴聲就響起，心頭一驚，得趕快結束民主走到法治，那一分鐘說了什麼已經沒有甚麼印象，最後套上一句民主不能沒有法治，法治不能沒有民主這種無關痛癢的話，草草了解。

可想而知，結果揭曉，我連前五名都沒有。

朋友說，或許就是這樣的演講訓練，我嘴巴變得不聽使喚，只要一開口，他就是主人了，不管腦袋、意識怎麼控制，也不理會，想說的跟說出來成為兩件物體。我半信半疑，仍覺得演說應該是給我正面力量的說話訓練，但朋友說得也不無道理，因為我彷彿能聽見，當我面對人群說話時，有兩個聲音在身體裡打轉，一個是嘴巴的聲音，另一個則是體內說不出來的聲音，那體內的聲音又像是一個檢查者，監督我嘴巴，三不五時，總能聽到它說不能這樣說，你怎麼又說錯，不可以這樣說啊；朋友見我一臉慌張，要我別緊張：「慢慢說，就把心裡想表達慢慢說出來就好。」但殊不知我心口無法合作，反而還互相牴觸，搞得我是什麼第三者卡在中間，只能冷汗直流，努力做個調停者。

這種心口不一的狀態，出了國之後更嚴重了。用外文做學術報告，無法全然掌握語言內容，體內兩個聲音衝突更大了。且不論脫稿演出，外文讓我的語無倫次更加淋漓盡致，留台下聽眾一團迷霧，最後問題討論時則現出原形，無人能懂，那幾分鐘的沉默就是最好的註解，尷尬。主持人只好訕訕對我提問，這一問又讓我控制不了，再次語無倫次，我說得急，內心的聲音也罵得兇，只求趕快結束所有問題，也不知道剛剛說了什麼。

有人建議，無稿演出不行，那就照本宣科吧，寫好稿子，在台上慢慢念完。這當然也是好主意，只是這兩個聲音還是互相爭鬥，我慢慢的念，體內的聲音不斷糾正我發音語調的問題，每說一詞，似乎後頭就有一鞭。說起來也是莫名其妙，但我每說一詞就感覺上氣不接下氣，語氣意思聲調內容開始各走各的，台下聽眾抓不出所以然，不理解我在念什麼，那一鞭一鞭打在我不該暫停的地方，可以想像一篇文章被我念得坑坑疤疤，結果還是一樣，提問時的沉默加重我的窘境，我看上頭坐滿記號的講稿，也不是沒有練習，但怎麼總是引到同樣的結局去，欲哭無淚。

海德堡的內卡河畔，常是做完報告之後，陪伴我療傷的地方。常與博士班朋友 S 坐在草坪，說說話，想緩和剛剛的失態與無力的沮喪情緒。說起這樣的感受，S 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說法：既然你體內的聲音都在糾正你，那表示體內的那個你是知道怎麼說，何不把這個角色轉過來，你一開口不就是該說的嗎？

說來簡單，但轉化內心聲音對我來說卻不簡單。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誠的人，如此心口不一，我是一個喜歡說謊，說表面話的人嗎？或者，我又為什麼不敢直接自

己想說的？反問的過程，也是牙牙學語的過程，我練習德語顫舌音，變化莫測的字尾音，但若總是心口不一，再多的練習也是枉然，上場與人溝通，也只是莫名其妙的聲音變調，不只聽的人，連我說得也一頭霧水。牙牙學語的我突然覺得說話是一件好難事，不論發音或是內容，我想的跟我所表達的，怎麼都有距離。

回想過往，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詞不達意，甚至擔心與人說話的時間點，竟然是開始幫雜誌報紙採訪作家學者，每回採訪前，總要閱讀大量的書籍與論文，只求在短時間內理解將作家學者豐富經驗寫成文字。一開始是興奮，但到後來事情越多，無法在讀完所有的作品論文，內心帶著愧疚與歉意面對採訪者，腦中的問題從整句話，慢慢碎成幾個關鍵詞，那種一邊說一邊想問題的狀態越來越頻繁，面對受訪者疑惑皺眉的表情，心裡過意不去。每每開口問問題，似乎就有一個我也同時問著我，這個問題好嗎？這是有深度的問題嗎？

做過相關工作的朋友們都說我想太多，採訪就像聊天，可以激發出有趣的火花就好，但我怎麼都在焦慮自己。好友J認識我多年，一針見血，說我的溝通模式起了問題，與人交談，焦點應該放在別人身上才是，怎麼我總是設立了另一雙眼反望自己，在溝通當中，焦慮的自己要說什麼，或是說什麼才好。這種莫名的焦慮與審視，也帶到了一般日常對話中，我常常看著別人的眼，卻想著等一下要說什麼，但一出口，又不是剛才所想的，似乎有許多眼睛注視著我，我要滿足每一雙眼，到最後沉默是金，只有這樣，沒有任何評斷。

也許不是虛偽或是言不由衷，這樣看似卑微擔憂的情緒，只是另一個自我反射。「你太愛自己，怕犯錯，不容得自己有缺點。」朋友J說得輕鬆，對我卻是震驚。每每說起外文，內心就升起一股無力或是排斥感，這種感覺不就來自不容犯錯的個性嗎？內心的聲音都在指責我，為了要找出正確的音，正確的說法，CD說話的那種感覺，喪失了最簡單的事情：直接開口去說。這些閃躲的舉動，或許真的只是想建築一種完美的形象，做不到的話，就不要展現，這樣一切安全。面對那種念完一個字就上氣不接下氣的報告，為什麼我感覺那麼辛苦，就是放不下自己，怕那個在人前受傷得自己，若說穿了，與人見面不都一樣，自在說著念著，就算錯了，不夠好，就一笑置之，再試一次。

知道自己在陌生人中是容易緊張的，開口也不知道該說些甚麼，但就算這樣，也要接受，不開口就是不開口，並不是想開口而又不肯開口，拉扯。我看著桌上滿滿的德語書，似乎是一個新的契機，德國人直接，語言不含糊，對我來說也是一種訓練，在這些動詞形容詞的文法變化中，學到的是直接精準，而非那樣模糊扭捏，我特別喜歡德文一點，看到的字母都要發音，沒有美語的轉音連音，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就直接說出來。是啊，我得跟自己說，就直接說出來。

無論是口是心非或是心是口非，那個兩個不斷衝撞的自己，總要找到一個和諧的方式，才能產生自己的聲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就算做不好受了傷，把身上泥土拍了拍，還是繼續往前行。

聲音著床不完整症候群

來到德國學習新的語言，有種感受是過往沒有的，我戲稱為「聲音著床不完整症候群」。

十幾二十歲時，學語言時對聲音的反應快，聲音與意思的聯結沒有時差，總在第一時間，可以了解別人的意思，馬上回應，就算有口音，但在溝通上沒有甚麼大問題。語言，說穿了不過是開口發聲，將聲音排列至符合某族群的意思系統。只要懂得如何控制聲音，一切都不難。

但是，過了三十，突然深刻感受到聲音與意思存在的差距，在歐洲，聲音琳瑯滿目，在腦子卻生不出意思來。長到現在，能認出的聲音似乎已經定了，新的聲音只好拒於門外。看著德國同事雙唇開闔，嘴巴冒出的聲音如雨滴往我身上澆淋，但卻無法在我的理解系統裡著床，這就像演奏按鍵損壞的鋼琴，音樂家動著手指，我耳裡的聲音卻是斷裂，激昂之處常是音符的落空，本是飽滿樂譜成為凌亂筆記，磅礴音樂成了我腦中的問號，最後朋友問我意見，我只能裝傻一笑，或是無意識回應 Ja(是的)，然後從朋友的表情中理解，他們早知道我沒聽懂。

沒聽懂為什麼不問呢，我常被這樣質問，但問清楚總有個限量，若只是隻字片語不懂，自然可問，但若只懂隻字片語，實在不用大費脣舌了，因為連要問甚麼都不知道。在學習語言裡，聽比說還要來得重要，聽懂了，可以用有限的字彙去表達自己的意見，聽不懂，對話就只有結束的下場，像我這樣聲音著床不完整，生出的意義自然有限，被切斷的溝通常讓人覺得挫敗，似乎有些東西近在眼前，但是眼前卻是一片盲。

根據語言學家的說法，腦子會自行分割區塊處理聲音，不同語言各佔一區，互不干擾，所謂多語人士便是能在這些區塊內來去自如。這樣的切割能力在五歲之後就開始關閉，對聲音的認知也逐漸定著，世界將在已知的聲音中開始建立，比如日本人的世界，就是五十種聲音組合，德語中抖著小舌的 R 音，對我是沒有座標的存在物，而中文的四聲，是西方人士難以理解細微轉變，一偉或是億偉，一個或是很多，沒有差別。

知道這些理論，並不能讓人馬上總侃侃而談，我想著腦子那些區塊，若有一個小人在其間穿來梭去，他必定很辛苦，不得其門而入還要硬闖空門。語言學習專家的建

議有趣，越是老了學語言，越是要回到五歲前的狀態，讓擁擠的腦闖出一塊地來，唯一方式，就是不求甚解大量的聽，讓新的聲音系統找到地方紮根，而不是攀附在既有的系統中。看到這個說法，不知為何，我腦子馬上響起王老先生有塊地的旋律，歌詞不再重要，伊啊伊啊喔變成重點。

參照所有建議，能夠治療這個症狀，最好的藥方就是聽寫，不斷聽著同一片 CD，等到每個聲音都聽清楚了，便寫下所聽到的，看看耳朵聽到與寫出來的，跟真實有什麼差別。胸心壯志，拿了一塊自認可以能懂六成以上的 CD 片專心聆聽，然而在自以為已掌握所有內容可以寫下字字句句之時，拿起筆寫出的句子竟像啃得不夠乾淨的玉米棒，東缺西缺，有些可憐。試著回想起 CD 的聲音，但缺的總是缺，空白就是空白，我的句子是湊不齊的拼圖，頂多能猜猜拼出的圖形，但是看不到真貌。

不信邪，再試一次。CD 再次播放，我全神貫注就怕遺漏任何聲音，尤其那空白之處。CD 內的對話越來越能理解，但是聲音的空白卻還是空白，超乎我理解範圍的，依舊超乎。這經驗對我是一種震驚，後來繼續練習，如網上分享聽寫經驗的網友一般，五分鐘的小段落，可花上一小時，而成果可能仍不是完整的段落、混亂的句子單詞和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的字母重組。這樣的「火星文」，如鏡照出了真相，如果只能聽出殘缺的句子，那開口也只能是殘缺的句子，別人聽我說話時的皺眉表情可以理解，因書寫在紙上的證據，已說明我的意思堡壘不是堅固的宮殿，而是殘垣殘壁。

為了捕捉這些消失的聲音，我經常覺得挫敗，對手是一個擋在眼前，卻看不見也無法穿越的事物；聲音著床不完整症候群，羨慕那些能用外語自由交流的人，最後也只能感嘆自己辨音仿音的能力不如其他人，尤其怎麼越是練習，越是發現自己的限度。在專注而徹底的聽寫過程裡，才體會到過去的聽懂其實是一種假理解，抓到對方的隻字片語，開始猜測意思，腦袋裡是母語的翻譯，但等到要開口回應，卻支吾其詞，因為沒有反述能力，腦袋裡的外語全是肢解。

在語言班，亞洲學生總是急急忙忙想往程度更高的班去，但上課鮮少開口，聽不懂也說不清，只想更證明自己程度很高。這與我們過往的語言教育訓練有關，學校教育重視考試成績，語言只需懂與知道，熟練與運用是其次，我們被訓練得非常會答題，語言就是正確的選擇與填空，精巧的分析與背誦冷門單字，最好能如坊間語言書籍標

榜的，三個月說一口流利 X 文，所以要趕著往前，知道這語言的規則，就是有語言程度了。

身在異鄉，才深深體會到這是多麼自欺欺人的學習態度。我也曾這樣，學習了德文一個月後，急忙的要升等，結果到了新班級，我說不出也聽不懂，老師與我溝通，我很堅持說我都看懂，也知文法規則，只是沒練習，分組練習時，一口流利的義大利同學根本無法與我交談，不知如何要幫彼此自我介紹，老師最後婉轉要我再降一級，回到初級班。心裡有些難過，怎麼同樣的課程還要再上一次，但是說實在話，即使上第二次，我也無法自由交談。

亞洲同學總是感覺歐洲美洲人都很會發言，一開口就是一串，甚至在初級班上，他們也能侃侃而談，但等到紙筆考試時，亞洲學生則能輕易得高分。我還記得與在初級班上與日本同學參加考試，老師分發考卷給我們兩時，突然瞪大了雙眼，因為我兩得了滿分，但是上課時都不說話的兩個人，怎麼會知道答案呢？我猜想她心裡是這樣想的。從小到大的考試訓練，早練就考試技巧，甚至連題目都還沒有看完就知道答案了，但這樣的滿分，也是假性，拿到卷子卻沒有甚麼興奮的心情，畢竟開口說話並不是填空是非選擇題。

好友 J 是身邊少數沒出國，外文就學得有聲有色的朋友。當我與他抱怨什麼聽不懂，音發不出來，他總是說著多練習，這種話說多了似乎也沒了意義，三個月一口流利 XXX 全成了幻夢，咒罵著出版社作者騙人，但他只是默默聽我說，直到一天才點破了整個做事的盲點，你真的學得徹底了嗎？你真的把這些聲音吃進去了嗎？如果要聽要說一百次你才能熟練，你真練了一百次了嗎？

若說「聲音著床不完整症候群」是因為年紀使然，心情倒也釋懷，然而著床不完整或許說明的是，這些聲音都沒在我的腦子裡生根，像那些我拿滿分的卷子一般，一百分才是重點，真正語言學習都是其次了。急急忙忙往前走，沒有好好扎根，這似乎是一般人學語言的態度，我的書櫃上，專業研究書籍不是最多，反倒是語言學習書籍最多，我花了最多力氣在這上面，但是我到底好好讀完了幾本書，又好好跟了哪個學習計畫做到了徹底，只是遇到了障礙時，趕緊上網去買幾本語言書籍，似乎又知道了新辦法，語言能力就能增加了。知道，就是習得了語言，成了一種氛圍。

這似乎是廢話，學習都要徹底，但在速食的社會裡，徹底已經成為一種奢侈與神話。做到底的人似乎是一個傻子。一段時間，我念起德英文有嚴重的障礙，竟然說了一個單詞就上氣不接下氣，念每個字都是困難。這些拼音文字，後面的子音，都因為母語的習慣而自行刪減了它，覺得也沒有差別。但學得徹底的J問我，你為什麼要自行把別人的語言進行刪減，為什麼不好好的一個一個字一個一個音發出來，有那麼難嗎？

他問我，你為什麼對聲音有那麼多態度，不過只是交談的工具嗎？

一直到現在，我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有了「聲音著床不完整症候群」，我似乎也要負點責任，因為我為什麼選擇了一些音，而因為什麼而不發了另一些音，於是在這個自我喜好挑選的過程中，讓溝通出現了問題，在回頭怪自己不夠好。我想起以前去拜訪J，一到學習時間，J總是坐定書桌前，將單字一個一個念熟，重複幾十遍也不厭煩，他說，說話是沒有時間思考的，一定要熟練到不假思索便能脫口而出才行。J說起外文特別清楚，聲音著床完整，意思自然表達完整。

有時候，當我煩躁這些消息的聲音時，我環顧四周，我的書桌似乎成了不徹底的剪影。且不論桌底下堆滿的紙張書籍，不知道甚麼時候，電視說著德文，我上網開了美國的廣播，而手上是剛剛下載的德文新聞，上面還畫了重點，左手邊堆起的書籍，有日文考試、英文托福等等，我朋友總笑我不是來做博士，而是來念語言教學，突然回過身來，才覺得一切是那麼荒謬與不切實際，在面對語言學習的挫折上，我似乎看到了另一個，一直在生活中製造挫敗給自己的那個自己。

延宕的博士論文，如不著床的聲音，沒有具體進展，但寫不來的焦慮卻如影隨行。每天寫一點，這跟每天練一點外文，把聲音徹底固著，不是相同道理嗎？朋友說。我的做事態度似乎宣告了這種不著床的生活模式，即使用力積極，似乎都不夠穩固，看似急急忙忙每日奔波，接了各種稿子，什麼事情都嘗試，但是每次要到更深入一點，就止步觀望。在學術上，心裡不知怎麼總排斥更深的討論，大家越是熱烈討論，某議題或是某裡論，我覺得有隔閡，生活上，與人談話到一個程度也不願意再多說，我似乎害怕給更多一點什麼，或者，難道是我害怕獲得更多一點什麼，躲在邊緣，就可以不用負責，從不知何時開始，我最習慣說的就是不知道，到後來也不會有人再來問我，我樂得輕鬆，但這樣下來，我跟自己的生活出現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就如同聲音和

意義的空隙。這樣不徹底的生活，也讓我去思考，一個人能做到如何的徹底，或是要更大膽去認清，做到徹底而失敗，也不需自我否定。

學習語言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有各種理由宣告自己的成功與失敗，但在跌跌撞撞之間，總看到什麼，隱藏在語言之下，跟自己人生更緊密關聯的事物。有耐心的將一個字一個字發清楚，是混亂的生活最好良藥，堆積如山的事，與其逃避或是馬虎，最終還是要面對那些沒有發出的聲音。J說，我說話總是這樣，即使是中文，也是跳躍著，對方得替我理出條理才能理解，但是如果總是期待對方的理解，還不如將理解掌控在手中，一開口，把聲音控制住，不急不徐將事情說好，不過一件事情，不過一種聲音，人生沒有那麼困難，需要在小事情上糾結。

當然，也有朋友也覺得我是否反應過度，不過是語言學習，毋需列出什麼大道理來，但每個人都有各自在乎的事，就在追求在乎的事情中跌跌撞撞體悟了什麼，得知了什麼，越是這樣在不經意，越能看到某個躲避的自己。我寫作出書，對文字已有強烈的信任感，但出了國之後發現這些信任頓時瓦解，徹底了解到語言是如此的無力，不如藝術科學等知識穿越國界的。語言只能在自己的領域中發光發熱，出了界，全都打成原形，不過是符號與聲音，更別說意義了。使用母語時表達時，我們往往不自覺得走向取巧，反正美麗的外殼掩人耳目，不需深挖內心不確定或是不觸碰的部分。但如今的我，失了美麗的外衣，在人群前赤裸，這份赤裸不僅僅來自失語，更多是「原來我是這樣的性格」的發現。感傷的背面，其實更多是有趣的，重新牙牙學語的階段，也重新塑造自己的個性，而每個語言都有其個性，在拼命學習外語的時候，我是不是也習得了這語言的特質？是否德語重規律的特性已內化於心？拼音文字中那對我總是神祕的字音，是否讓我體會到某種點到為止，卻不能不點的行為模式？

有時候很慶幸自己的多慮，也許才是我罹患「聲音著床不完整症候群」的原因，逼著我反思那些就算買盡坊間語言學習書籍也解不開的謎，轉屬個人的，無論是學習的挫折，生活的不順，背後似乎有一個道理，可以解釋所有不安的情緒。要大量依靠語言文字工作的我，正視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其實並不容易，似乎承認就是一種棄械投降，退出江湖。但是若不棄械，又如何重練新的武功呢，與其自我安慰如果說慢一點就能懂，如果我早一點學就好，如果用字太難我也行，這些一個又一個藉口不過就是給著床不完整的聲音一個溫床嗎？停在藉口中，事情就變得簡單。但其實更簡單

的是，就是一點一點，不慌不忙，將那些聲音文字，好好種進自己的腦袋裡，等著它發芽茁壯。生活也是。

至今我仍持續做著聽寫練習，享受專心聽著寫出一字一句的過程。我尤其喜歡德文特別好的朋友 L 教我的方法，每當發音困難，就把手邊文章依照音節一個一個畫開，複雜的文字體頓時變成簡單聲音集合體，然後將一個一個音節念得自在，如同紮入一株一株幼苗。L 總鼓勵我，將每個音節說清楚之後，別人就完全沒有理解上的問題，真的如同說一個語言，因為清楚自己在說什麼，沒有不確定的心虛。因此，我的書本看來總是特別凌亂，那長短不一，穿插在字母間的鉛筆線條，乍看是阻擋理解的線條，但其實是我讓聲音著床，做事簡單徹底的一種提醒。漸漸地，生活似乎也被我心裡慢慢畫上數條無形的線，我只需一步一步簡單進行，過去容易流於不滿與無力的部分，都被切割成一個一個足以處理的單位。

現在，我不求各種方法，堆積琳琅滿目的學習書籍，只做得徹底，讓那些紮根的幼苗，隨時間養成一片花園。